



耙齿凌战斗让我想起的往事

□俞邃

时光的长河缓缓流淌,每当思绪回潮,1944年6月22日发生在我故乡耙齿凌的那场战斗,便会冲破时光的藩篱,带着硝烟与热血的气息,在我脑海中清晰浮现。

史料的记载虽显冷峻,却真实勾勒出那场战斗的轮廓。黎明前的黑暗里,浓重的雾霭如一张巨大的幕布笼罩着如皋大地。耕茶镇据点的日军1个中队100余人,在中队长加藤大尉的带领下,与300余名伪军悄然出动。他们如同蛰伏的毒蛇,趁着迷雾奔驰如中地区,妄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,将我地武装部队一举消灭,为其扩展“清乡”的罪恶计划扫除障碍。

彼时,新四军一师七团在团长兼政委彭德清的率领下,从李堡南下,正怀揣着拔除南坎、八总庙地区据点的坚定信念,以奔袭之势疾行。然而,命运的齿轮在上午10时左右悄然转动,七团与日伪军在耙齿凌意外遭遇。刹那间,平静的乡野被激烈的枪炮声撕裂,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此打响。在如皋警卫团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,七团将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,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。3个小时的鏖战,如同漫长的一个世纪,最终以全歼日军中队和伪军的辉煌战绩落下帷幕。为纪念战斗中牺牲的七团三营副营长吴景安同志,我所在的区被命名为景安区,这一命名,让英雄的名字永远镌刻在故乡的土地上。

战斗的那一天,恰是苏联卫国战争爆发3周年的日子。当父母得知日伪军又来侵犯,他们急忙将年仅11岁的我送到东村偏僻的冒本义大叔家躲避,并托付他们照料。

午后,枪炮声渐渐平息,乡间开始流传起令人振奋的消息——新四军主力部队歼灭了数百名日伪军!惊喜与好奇如同藤蔓,紧紧缠绕着我的心。这时,逃难回返的吴光焘大哥从本义大叔

家门前经过,他要去耙齿凌战斗现场查看。我瞒着父母,央求他带我一同前往。大哥欣然应允,我紧紧挽着他的手臂,心中虽满是恐惧,但对战斗现场的好奇却驱使我毅然前行。

越靠近耙齿凌,空气中火药的刺鼻气味愈发浓烈。一路上,死伤的日伪军还未来得及收拾,那惨烈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。在一棵树下,我看到一个受伤的日军趴在地上痛苦地呻吟。一位农民老乡满脸愤怒,手持铁棍痛骂:“你这个畜生,也有今天的下场!”日军在地上狼狈地翻滚,那模样让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快意,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,成为我对侵略者罪恶行径下场最直观的认知。

耙齿凌战斗之后,大约在1945年初,当地建起了一座纪念堂。这座纪念堂是人们对英雄的缅怀,对胜利的铭记。1945年8月,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,苏中四分区联合中学(四联中)从东台三仓鲁灶庙解散,我被分配到如东中学耕茶分校继续学业。我特意前往耙齿凌纪念堂参观,想要在那里寻找战斗的痕迹,感受英雄的气息。

纪念堂由一套深灰色砖瓦房组成,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条件下,它的存在显得格外庄重、壮观。堂内悬挂着乡间书法造诣极高的先生所写的匾牌,每一块匾牌都凝聚着对英雄的敬仰和赞美。我父亲俞笃周所写的匾牌挂在正厅,“国殇典范”四个大字苍劲有力,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。我的老师吴景陶和四叔俞属君写的匾牌挂在东侧副厅,他们的字挺拔清秀,其中一块匾牌上“浩气长存”的字迹,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然而,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,这座承载着无数记忆与敬意的纪念堂,竟被国民党无情摧毁。那些饱含深情的匾牌也不知所终,多年来我一直心念念地想要探寻它们的去向。直到近些年,我才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友王



乃熊和南通新四军研究会原秘书长尤来宗。他们不辞辛劳地帮忙查询,可惜,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匾牌的下落,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大憾事。

耙齿凌战斗的完胜,是新四军一师光辉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它如同钥匙,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,让我不禁联想起与新四军有关的两件往事。

第一件,是那位相见却不相识的团政治处主任。从1941年到1943年,在我8岁到10岁的童年时光里,新四军一师主力老七团、老二团常常在傍晚行军,路过我家所在的冒家庄门前的凌河边。那时,部队会偶尔停下来稍做休息。我们这些孩子,总是怀着好奇与兴奋,簇拥在路边,眼睛紧紧盯着战士们肩扛的武器,认真地数着机关枪的数量。而指导员肩上斜背着的、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、形似雨伞的东西,更是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。后来我才明白,那里面藏着的,是象征着希望与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党旗。

记得有一次,一位团政治处主任停在我家门口。他温和地看着我,关切地问这问那,我天真无邪地如实应答。或许是我的回答让他感到满意,他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,随即将我搂入怀中。此后,每当部队行军路过并停留时,他都会亲切地抱抱我,甚至把我高高举起,那温柔又充满力量的举动,让我倍感亲切。妈妈看到这一幕,心中也满是欣慰。她的几个大儿女早已投身革命队伍,如今小儿子又受到新四军干部的喜爱,这让她觉得无比骄傲。成年后的我,常常会想起这位主任,回忆他英俊的面容,想要知道他究竟是谁,也时常担心他在残酷的战场上是否安然无恙。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后,我甚至幻想着,或许哪一天能找到曾任新四军一师七团团长的彭德清少将,从他那耳里打听这位主任的消息。

第二件往事,是与革命老前辈夏征

农相识且相知的经历。1941年春夏之交,新四军东进,苏中四专署的专员季方和秘书长夏征农骑着两匹枣红马,随军来到我的家乡双甸北乡冒家庄。当时,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“夏秘书”,他就住在我家。夏秘书对我喜爱有加,还亲切地唤我“小鱼儿”。我喜爱下陆军棋,在农村简陋的条件下,我用马粪纸自制了一副陆军棋。每当我放学回家,夏秘书在工作之余,总会笑着对我说:“小鱼儿,来杀一盘!”下棋时,他常常会笑着逗我:“小鱼儿你可输了。”见我不服气,他便会用右手拇指捏着无名指关节哒哒作响,那模样仿佛在欢快地庆祝胜利,充满了生活的趣味。

20世纪60年代,我陪外宾到扬州访问,竟在同一个宾馆与夏老不期而遇。他惊人的记忆力让我惊叹,他清楚地记得冒家庄,记得我的父亲俞笃周校长,更记得那个曾经和他一起下棋的“小鱼儿”。谈到当年他的坐骑枣红马,他开怀大笑,笑声中满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。他还热情地邀请我:“什么时候去上海,到他家玩玩。”

20世纪70年代末,我陪外宾到上海,住在东湖饭店。机缘巧合下,我又一次见到了夏老。那次相遇,他格外高兴,与我畅谈国际形势,关切地询问故乡的情况。1991年2月,我受命撰写纪念李一氓的文章,组织上安排我去上海,采访陈国栋、胡立教、汪道涵和夏征农4位老同志。我再次见到了夏老,他特别提到李一氓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期间,亲自编写京剧《九宫山》,演出后引起巨大震动的往事。

夏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人瑞,2008年10月4日,他与世长辞,享年104岁。夏老一生“半是战士半书生,一行政治一行诗”,他就像一颗璀璨的“人造卫星”,将自己的光芒洒向大地,在历史的天空中永远闪耀,他的精神与事迹,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。

江海新韵



钢铁与信仰的交响

——九三阅兵观后畅想

□陆汉洲

◎铁流

长安街震颤着沉默的脉搏

九月的阳光淬炼青铜的

轮廓

八十个春秋在履带下翻滚

从屈辱的沼泽碾出钢铁

大道

那些曾用骨血

填补装备“代差”的先辈

如今在云端凝视——

新型导弹刺破天际线

数字化战车构筑移动长城

预警机划开云层的褶皱

八万羽白鸽

逆飞过“钛合金”翼翅

◎号角

军乐团抛出千万条金色的

丝线

缝合历史与未来的断层

《松花江上》的旋律浸透

号角

八十名礼号手仿佛挺立的

白杨

每个音符都嵌进抗战的

年轮

耄耋老兵颤抖的右手举

起时

天安门广场突然静止——

他看见猫耳洞里年轻的自

己

正踩着《钢铁洪流进行曲》

的节拍

将磨破的军鞋

踏成云端霹雳

◎长城

看不见的战场

在数据流中奔涌

网络尖兵用指尖编织防

火墙

芯片蚀刻的坑道里

展开了一场全新的战役

无人集群划破电子荒原

那些从芦苇荡传来的喊

杀声

被编译成量子密码

在赛博空间竖起猎猎战旗

深蓝利刃劈开暗流

航天部队把哨位设在天穹

所有屏幕闪烁同一句誓言:

0与1的数字长城永不陨落

◎传承

当女民兵的靴跟叩响大地

七彩霞霞降落在方阵

预备役臂章汇成

华夏大地壮美的河流

观礼台上

还有观看直播的荧屏前

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里

奔涌着同一簇

兵民共筑华夏长城之浪花

维和部队的蓝盔

折射着赤道的阳光

那些在异国排雷的双手

此刻正紧握和平的尺度

红领巾向受阅阵列敬礼的

——

十四亿人共同的盾牌上

刻着永不生锈的春天

◎永恒

装备方队碾过时光的刻

度盘

从骡马化到数字化

跋涉八十年轮

当年阅兵绕飞两遍的飞机

如今已繁衍出翱翔的星辰

核导弹方队默默行进

如移动的秦岭

守护东方黎明

教练机拖曳十四道缤纷

彩带

那是献给抗战岁月的绚烂

花环

更是写给未来的最美诗行

当《歌唱祖国》的浪潮掀动

云霄

我仿佛听见无数英灵

在与我们同声歌唱:

正义必胜!

和平必胜!

人民必胜!

云南的云(外二首)

□刘白

◎云南的云

云南的云

是妈妈晒的白棉花

一朵一朵

被微风吹得漫天都是

那些白白胖胖的云朵

懒洋洋的

既不忆昨天的忧

也不去想明天的愁

云南的云

胖胖的棉花朵

只是做浮云该做的事

快乐地走走停停

◎云南的海

在云南

一滴水也可称作海

风平浪静也是海

滇池、洱海、阳宗海

泸沽湖、杞麓湖、程海

云南的海

甜美又宁静

云南的大海

不想和大海大洋比阔

它们知道

那些海洋更宽阔

但那些海水咸涩又沉重

那些海水腹中满是沧桑

◎云南的雨

我想凉爽的时候

雨就来了

我的眼睛被淋湿了

她就停下了

云南的雨

一片一片地下

我站着不动

雨就一直下个不停

我往前走了几步

雨就停了



亲子时光 余雷摄

秋的思念

——黎化老师一周年纪

□王祝平

出来散步,金霞路不远,顺道过来看看你,生意怎么样啊?老师仍是休闲的衬衫和徒步鞋,在我茶桌前的椅子上翩然落座。我连忙准备倒茶拿茶点,他却一摆手说,不喝茶叶茶,就说会儿话。

我于是倒上一杯白开水,黎化老师亲切地聊起我曾经的工作。上次遇到你们啤酒厂的杨总,跟我提起你,原来你在大富豪啤酒厂工作了那么多年。他说你很能干,开过卡车到乡镇送货。那时候不认识你,看得出来你还会开卡车,真是名女将,巾帼不让须眉啊!

黎化老师真挚平和的话语让我备受感动,我听出了他对一个平凡女子努力工作的肯定,也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刮目相看。他说像我这样不怕吃苦、敬业乐业、勇敢生活的女人,他遇到好几个,

准备得空以这方面为主题,专门写一写女人们奋斗的故事。

是啊,职场上的女人、生意中的女人、要打工要带娃要顾家的女人,能从社会的夹缝中闯出一片天地,要付出许多男人都不见得能承受的心血。难怪许多文艺界友人称黎化老师最有女人缘,而且粉丝中女性读者居多。那是因为他能以犀利的眼光看到女性内心不为人知的脆弱,也能敏锐捕捉到女性骨子里柔韧的力量,更能体会到女性生存压力下异于男人的辛苦。苦中有乐里是多少无奈,因为懂得,所以慈悲。黎化老师真心流露的是对女人不易的怜惜。

众生皆苦,唯有自渡。黎化老师用他慈悲怜爱的笔墨已渡人。他写《瓦匠女人》,有爱恨有拼搏有担当;他写

蛙鸣

□顾云峰

他。我蹲在稻丛里等了半晌,蚊子在耳边嗡嗡叫,腿肚子都麻了,才看到一只青褐色的蛙蹲在眼前,背上的花纹像谁用墨笔轻轻勾了似的。刚伸手要抓,它“噗通”跳进水里,溅了我满脸泥水,引得同伴们笑倒在田埂上,笑声混着蛙鸣,在流萤的微光里荡出好远。那时的田埂边有几丛狗尾草,毛茸茸的穗子垂着,我们总爱掐来别在耳朵上,说这样能听懂蛙鸣的秘密:比如哪只在说“这里的虫子多”,哪只在抱怨“刚才被人踩了尾巴”。

后来书包渐渐沉了,放学后的田埂不再是每日的去处。有天路过稻田,看见新插的秧苗整齐齐齐,才发现自己已经比稻穗高了一个头,稻田里的脚印慢慢被新的泥土覆盖,像被谁悄悄擦去的铅笔字。直到某一天,行李箱的轱辘碾

过城市的柏油路,发出单调的“咕噜”声,才惊觉蛙鸣早已被隔在千里之外。城市的夜里只有车水马龙的喧嚣,霓虹灯把天空染成淡紫色,空调外机的嗡鸣里,总像缺了点蛙鸣的颗粒感。偶尔梦回,蛙鸣从记忆深处传来,鼻尖似乎还能闻到满脸泥水里混着的野菊香,带着点甜,又带着点土腥气。

如今再回乡,蛙鸣依旧。站在田埂上,脚下的泥土还是软乎乎的,一踩一个浅坑。下意识想去掐一丛狗尾草,指尖触到的却是比记忆里更软的草叶,大概是这些年没人掐,长得更自在了。忽然有只蛙“呱”地叫了一声,调子清亮得像极了当年溅我一脸泥水的那只,它大概早成了田埂的一部分,化作了一捧土,或者一缕风,可这声鸣唱,倒像是把童年的流萤也摇醒了,和眼前的稻浪叠

在一处,潮乎乎的,漫过脚背。

曾在某个夏夜,我带着城里亲戚家的小孩回乡下。刚到田边,第一声蛙鸣响起,他先是愣了一下,眼睛瞪得圆圆的,接着兴奋地拽着我的衣角问:“这是什么声音?”那眼里的好奇,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,只是他没有童年记忆的底色,这声蛙鸣于他,只是一个陌生又新鲜的音符,而不是一段岁月的回响。

乡村的蛙鸣,年年如期响起。在露水凝结的田埂,在流萤掠过的稻浪,在狗尾草摇晃的缝隙里,它们唱着土地的密码,像奶奶纳鞋底时留下的针脚,把那些与泥土相亲的日子,密密实地缝进岁月里。等哪一天,城里孩子的脚丫踏上田埂,等哪一双被喧嚣磨钝的耳朵凑近草丛,蛙鸣便会把星光、稻香和童年的温度,悄悄地漫进他们的耳窝。